



天下第一清官

陈瑛

易卓奇◎著

此君一出天下暖

苦行老僧 卓绝清官 国家祥瑞

操守清廉，治行卓越，
允为一时之望，喻百官效法。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天下第一清官

陈瑛

TIANXIA DIYI QINGGUAN
CHEN BIN

易卓奇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天下第一清官陈瑛/易卓奇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11

ISBN 978-7-5396-6503-0

I. ①天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3026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周 康

装帧设计: 褚 琦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 64456946

开本: 710×1010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380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2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年底了，知府的私塾馆也放假了，学生也都回家过年了，陈宾打好了行装，匆匆地往家里赶去。

一路上，陈宾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，回头看看，却又没发现什么异样。除了三三两两和自己一样匆匆赶路的行人，没有可疑的人，他便照例赶他的路。

过了熙熙攘攘的镇子，前面就到东湖村了，他家就在村子的东边。转了弯，他还是感觉有人跟着，于是放慢了脚步，心里琢磨，是谁跟着我呢？跟着我干吗？莫不是遇上歹徒了？难道有人要害我？可我没得罪谁呀，在雷州这个地方，自己除了读书就是教书，没得罪过一个人，没一个仇家，谁会要害我？不太可能。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：贼，自己是被贼盯上了。陈宾突然回过头一看，果然有个20多岁的小伙子跟着自己，盯着自己。那人一看见陈宾回头，就马上弯下腰装作提鞋子，像什么事也没有。陈宾停下脚步，想走过去问问那人为什么跟着自己，可转念一想，还是算了，你又怎么知道人家是跟踪你呢？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谁也没碍着谁呀。

走吧，各走各的，自己身上也就几千铜钱，真要抢就给人家呗。

还好，他一路上走走停停，一会儿快，一会儿慢，一会儿走小路，一会儿行大道，转弯抹角，仿佛是把那人甩了。快到家门口了，陈宾再回回头，什么也没看见，一路走来什么意外也没发生，一切安好，人在，钱也在。

回到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，陈宾跟母亲请了安，然后抱着孙子这里逛逛，那里走走，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这时妻子秀珠已经把饭菜端上桌了。

“吃饭了，老爷。”秀珠摆好了碗筷，叫着陈宾。

“再添副碗筷吧，秀珠。”陈宾把孙子交给儿媳妇，跟妻子秀珠说道。

“还添副碗筷?”秀珠不解,瞪大眼睛问陈瑛。在这个家里有多少个人,除了还不满一岁的小孙子谁都清楚。陈家是个大家庭,上有老母,下有孙子,俩儿三女一儿媳,加自己两口子,满打满算,一家十一口,秀珠已经摆好了十副碗筷,怎么还要加副碗筷?难道小孙子也能上桌吃饭了?

“有客人吗?”秀珠问。

“添上吧,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陈瑛也不多解释,努努嘴,让秀珠去拿碗筷。

秀珠也不多问,去厨房拿了一副碗筷摆到了桌上。

陈瑛的大儿子陈居隆以为父亲请了客人来吃饭:“爹,有客人来?您是不是请了吴先生(陈瑛的恩师)来?”

“不是,谁都不是,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”陈瑛咳了两声,对着自家的阁楼喊道,“下来吧,这位朋友,下来一起吃饭吧。”

一家人都傻了,盯着那阁楼,个个疑惑。

“谁?”陈居隆警觉起来,问道。

陈瑛没说话,看着阁楼,在等待上面的动静。

阁楼上没有任何反应,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“下来吧,别怕!我知道你躲在里面。放心,我不会抓你,也不会打你,更不会送你去官府,我想你也许太饿了,就跟我们一块吃个饭吧。粗茶淡饭,也没什么特别的招待你。”陈瑛的声音很平淡,平淡得就像在跟自己的家人说话。

阁楼里终于有了声响。

又过了一会儿,一个人从阁楼里爬了出来。

陈居隆眼快,上前一把揪住那人,吼道:“你是谁?你怎么躲在我们家阁楼上?”

“居隆,放开他!”陈瑛对老大摆摆手,喊道。

“爹,他……他是贼!肯定是贼!是来我们家偷东西的。”陈居隆说着就要揍那人。

“打!打死他!打死他!”陈瑛的小儿子陈居诚也冲过来揪住那人,挥拳就要劈下来。

“住手!都给我住手!谁也不准打他!”陈瑛命令道。

两个儿子都收了手,可老二还是不理解:“这人是贼!爹,他是来我们家

偷东西的,不能放过他,要不送他去官府吧。”

“都听我说,谁也不能把他送官府,更不能打他。不错,他是贼,爹早就知道他是贼了,他跟踪我好久了。可我看这人本质不坏,要不是有什么难事过不去他也不会做贼,你把他送官府他这辈子就毁了。给他一个机会,原谅他吧,孩子们。”陈宾劝儿子们不要为难这个贼。

“可是他……”居诚还想说什么,陈宾摆了摆手,老二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“来,饿了吧,一块吃饭。”陈宾向那人招招手。

那人扑通一下跪倒在陈宾的脚下:“老爷,我对不起你,我不是人,我是畜生!”

来人正是一直跟踪在陈宾后面的那个年轻男人。见陈宾如此待他,他终于说出了缘由:原来,他早就盯上了陈宾,看到陈宾背的包袱很沉,以为里面装的全是银圆,就准备在路上抢劫。可一路上人多,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,再加上陈宾已经有所察觉,时不时往后看,路上根本就下不了手,他就只好跟陈宾到了东湖村。进村之后,他悄悄地从陈家的后门溜进屋里,爬到了陈宾家的阁楼上,准备等到陈宾一家熟睡之后再下手行窃。没想到他刚刚躲进阁楼就被陈宾发现了,再也藏不住了,只好走出来。现在陈宾居然不抓他,不打他,也不交官府,还请他吃饭,小偷既诚惶诚恐,又感动不已,一脸的惭愧难当、无地自容,不知说些什么。

陈宾把他扶起来,拉他坐上饭桌,问了他家里的一些情况,诚心诚意地教导了小偷一番:千万不能做小偷,人穷志不能短,要获得财富必须靠自己诚实的劳动。不然哪天落到官府手里,人得被打个半死,还要吃牢饭,年纪轻轻的一辈子就毁了,多不值!如此这般说了一番,陈宾又打开自己的包袱,那里面一共有4000枚铜钱,是他做先生半个学期的工钱,陈宾从那堆铜钱里分出一半来,送给小偷。

“拿着吧,林伯,不要再到外面偷鸡摸狗了,这种昧良心的事做不得。拿着这些钱回去做点小本生意,安安分分地过日子吧。”陈宾把钱递给那个叫林伯的小偷。

林伯怎么也不敢接这个钱,虽然他做梦都想弄到钱,可真有人把钱送到他手上他又不敢接了。自己行窃的时间虽然不长,但他还是深有体会的,做贼的最怕被抓,被抓了不是卸胳膊就是砍腿,甚至被活活打死,要不就被送

进官府关进大牢,没一个有好下场。现在他却碰到一个这样的人,不抓他,不打他,不骂他,也不送他去官府,反而请他吃饭,还给他这么多钱叫他回去做生意,这是什么人呀?

菩萨!只有菩萨才会这样呀!

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心里只觉得是在做梦。

他揉了揉眼睛,再看看,一切都是真的,主人的手里捧着一堆铜钱还在他眼前晃动。

他不敢接,打死都不敢接。

“拿着吧,我不想看到你再偷。要自食其力总得有个成本,拿了这些钱好好去做些小本生意,永远别再做这伤天害理的事了。”陈瑛干脆把钱塞到林伯的口袋里。

林伯再次跪下,发誓一定好好做人,来世再来报答他的恩人。

林伯从陈家出来,就在镇子旁边的破庙里住下了,买了几件杀猪砍肉的行头,干起了杀猪卖肉的行当。他原本就是杀猪的,只是自己没有本钱,家徒四壁,加上老母亲病了,没办法,才出来做起了小偷。现在遇到了恩人,有了本钱,他发誓一定好好干,自食其力过日子。

林伯是知道感恩的,每天杀了猪开称之前他定要割上一块猪肝、一块最好的前腿肉,一斤两斤不等,也不说,悄悄挂在恩人家门口,然后再去做他的生意。

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,陈家的门口天天莫名其妙地挂着一份新鲜的猪肝和猪肉,孩子们都特别奇怪。

“肉,怎么会有肉?”儿媳妇开门见到肉颇感奇怪。

陈瑛当然知道这猪肝和瘦肉是谁送的,虽然林伯从来没有惊动过他们家任何一个人,但这种事情除了林伯还会有谁?送一两天也就算了,天天送陈瑛就受不了了。原本就是希望林伯改邪归正,自食其力过日子,卖肉本来赚头就不大,每天还要往他这里送一份,陈瑛有些过意不去。到第四天,陈瑛就跑到镇上跟林伯说:“别这样了,林伯!你的心意我领了,可你天天送肉过来就有违我的本意了。你的生意本来就很难做,还刚刚开始,我天天吃你的肉怎么心安?”

陈瑛突然又觉得自己这话说得有些可笑,忙改口说:“怎么是吃你的肉?是你的猪肉。”

林伯说：“就一点小意思，我能开个小肉铺全是您的恩典，我不能忘记恩人啊。我送一点猪肉算得了什么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

陈宾说：“什么应该？什么都不应该！吃你的猪肉就得付钱，你要再这样我就跟你急了。你一个小肉摊能赚多少钱？每天还要送肉给我，你还要不要过日子了？再说我们家能天天吃肉吗？你给我听好，明天不准再送了！别让我再来第二次！”

林伯不敢再送了，恩人生气了就不好了。

一晃春节过了。

这一年的春天，鲜嫩的树叶在枝头舒展，鲜花开满了山坡。陈宾又准备去私塾当先生了，可这时突然官府来了官差，通知陈宾立即赶往京城吏部领旨。陈宾知道自己教书先生是当到头了，那年甲戌会试中的进士，在家候补都快五年了，孙子都出生了，现在总算有了眉目，为朝廷、为国家效力的时候到了。他立即收拾好行装，匆匆赶往京城。

这一年，陈宾44岁，被朝廷任命为福建古田知县。

就要去古田赴任了，陈瑛得把家里一摊子安顿好。原本是想把妻子吴秀珠带去的，还是在去京城的路，陈瑛就给儿子写了封信，说：“如果这回安排在江西、江南、湖广地方任职，与广东邻省，必去接你妈一同前往，如果安排在北边则不能了。”谁知他点到的那些地方一个都没安排，却被分配到舟车所不能到的福建古田。这里虽然距雷州并不太远，可在京城的时候就有不少人告诉陈瑛，古田穷山恶水，蓬蒿野草丛生，毒蛇猛兽出没吃人，危岩叠嶂鬼怪百出。当官的都互相告诫，那是个可怕的地方！古田实际上是块倾斜的大地，高处海拔1600多米，低处海拔仅10米，山峦起伏，山丘河谷错综复杂。闽江沿西南部急剧下切，江畔溪流多挟涧悬瀑。河道比降大，水流急，在当时实为危险之地，陈瑛怎么能带秀珠前往？那不是带她去受罪吗？再说让秀珠出门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家里离开秀珠还真不行。一来家里大小事情都是秀珠在打理，秀珠走了家里就没了主心骨；再说老母健在，上了年纪，陈瑛自己不能在家照顾母亲，不能尽孝，就只能托付秀珠帮他照顾母亲了。看来带秀珠上任的计划只能搁浅了。

从京城一回来，陈瑛就跟秀珠说：“这次不能带你去福建古田了，家里全拜托你了。”

秀珠是个知书达理而又非常贤惠的女人，说，“你就安心赴任，安心当你的官吧，我可不想跟着你去受那份苦。放心吧，家里的一切事情都不用你操心，不用你牵挂了，有我。”

那一刻，陈瑛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多好的妻子！这么通情达理，这么顾全大局，这么善解人意，要她留下就留下，一点怨言也没有。

秀珠不仅没有怨言，还时刻在替丈夫着想。丈夫就要出远门了，自己不能在他身边，饮食起居谁来照顾？这是秀珠最不放心的事情。

这些日子家里来了不少客人，有来祝贺的，也有来要跟着陈宾出去闯荡的，还有一些亲戚嚷着要跟陈宾去发财的。陈宾和秀珠一边接待客人，一边琢磨挑选一两个能一块去福建古田的人。

有几个备选的对象，大多是一些亲戚，或者本乡本土扯得上关系的人。有三个人要求最强烈：一个是陈宾的本家任重，算起来还是陈宾的堂弟，20来岁，非要跟堂兄出去闯荡一番不可。陈宾和秀珠都觉得这个堂弟合适，就答应了。第二个是比陈宾高一个辈分的三叔，也是本家，读了些书，能帮陈宾抄抄写写。秀珠认为是最佳人选，可陈宾却犹豫不决。犹豫的原因是三叔的年纪大了点，50多岁了，陈宾这次去的地方山高路远，条件又不好，带上三叔就怕是个累赘。第三个就是做过小偷现在是屠户的林伯，一听说他的恩人要去福建做官，非要跟着去照顾陈宾不可。陈宾最初没有答应，说：“你还要照顾你妈呢，不能去。”林伯说：“我妈一个月前就过世了，现在我是孤身一人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，正好跟您。”陈宾还是犹豫，林伯说：“你要不答应，我就剁掉自己的手指……”

陈宾就只好再犹豫了，看来这个林伯是真心的，就准备叫林伯跟随，可刚要表态却被秀珠拦住了。

“别急，这个人不行。”秀珠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陈宾不理解。

“老爷你忘了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干什么的？杀猪的呀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我不是说杀猪不好，我是说他杀猪之前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杀猪之前？杀猪之前还是杀猪呀。”陈宾根本忘了那段往事，只记得林伯是个杀猪的。

“老爷你忘了他来我们家是干什么的了？”

“来我们家？哦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再说他也没偷什么东西。”

“没偷东西还是贼，让一个贼时刻跟着你怎么行？我不放心！”秀珠的担心很正常，丈夫要带着一个曾经做过贼的人上任，她根本不可能放心。其实，上一次她就觉得丈夫做得有些欠妥，一个贼跑到他们家偷东西被发现了，你不打他不抓他不把他送官府也就算了，这些她都能接受，可丈夫居然把贼留下来吃饭，她就不理解了。更不理解的是，丈夫还把自己刚拿回来的工钱分出一半给了那个贼。他们不亲不邻，没有半点关系，秀珠当时心里就

不痛快。可家里是丈夫当家,再说秀珠也是知书达理之人,丈夫决定了的事情她是不好反对的,所以当时秀珠什么也没说。到了晚上,秀珠才问丈夫:“他爹,你凭什么相信那个人?”

“看眼神。”陈瑛说,“我第一眼看他就觉得他不是个惯偷。”

“看眼神?你怎么看出来的?”

“真正做贼的眼睛总是不停地瞄、不停地转,眼睛从来不敢跟人正视。可林伯不,你看他那眼神,一点都不像是做贼的眼睛。他在路上瞄着我就很心虚,诚惶诚恐,这不是真正做贼的,或者是刚开始干这活的。”陈瑛边说还边跟秀珠比画。经陈瑛那么一说,秀珠就相信了。秀珠知道,丈夫看人一向是很准的,他的学生哪些有出息,哪些有能力,陈瑛只要看上一眼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。所以秀珠虽然心里有些舍不得那些钱,可经丈夫一解释也就想通了,也觉得丈夫做了一件好事。可现在丈夫要把林伯带在身边,秀珠就想不通了,那个人毕竟曾经做过贼,一个做过贼的人时刻跟着丈夫哪还有安全感?要是林伯时刻惦记着丈夫身上的银子怎么办?时刻惦记着官府的银子怎么办?那日子还怎么过?你怎么帮他都行,可万万不能把他放在身边,把一个贼放在身边不是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吗?

“不行,这个人绝对不能跟着你,他爹。”秀珠还是反对。

“放心吧,秀珠,这个人我观察好久了,是值得信赖的,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”陈瑛说。

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万一……”秀珠依然不放心。

“没有万一。相信我的眼睛,不会错的,就是他和任重了。”陈瑛坚定地说道。

丈夫一旦做出了决定,秀珠是不会再反对了,她尊重丈夫的选择。就这样,两个长随,一个是自家堂弟,一个是视陈瑛为恩人的林伯,一起跟着陈瑛踏上了去古田的任职之路。

临走的时候,陈瑛把全家人召集起来开了个家庭会,布置了一番就上路了。

陈瑛带着林伯和任重从家乡雷州出发,经海路北上到达福建境内,再经陆路赶到了古田……

早听说古田穷,陈瑛有思想准备,但没想到到了古田之后看到的古田比

他想象的还穷。说是县城,其实还不如老家的一个村庄,两条交叉的街道又窄又小,坑坑洼洼,两边的店铺破败不堪,行人稀少。去的那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,买卖东西的寥寥无几,实在太冷清、太萧条,这哪是什么县城!

县衙坐落在城西,一个四合院,门外的台阶上落满了树叶,大门是关着的,显然有些日子没有开门了。

林伯使劲擂门,过了足足五分钟那门才开了一条缝,里面冒出一只眼睛来,问:“干什么的?没看见县衙不办差了?”

陈宾没有急着进去,却问:“堂堂县衙为何不办差呢?”

“废什么话,办差你给银子呀?去去去,没事我要关门了。”门差很不耐烦地说道。

“慢,把门打开,本人就是来办差的,只是没带银子。”陈宾说着就往里走。

“哎,哎,你谁呀?给我站住!”门差要上前拦住陈宾。

“去叫你们县丞来。”陈宾径直往里走。

“哎,你谁呀?口气还不小呀。”那人还想拦。

“我们家老爷是新来的知县,还不快去叫你们县丞!”林伯对门差说道。

“啊?您是……”门差马上变脸了,诚惶诚恐地问道。

“我是陈宾,新来的知县,你们县丞在吗?”陈宾说。

“在,在,在,县丞在,留守的姚知县也在。听说您就要来了,他们这两天天天都在衙门等着您呢。”门差的态度一下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,热情无比地回答着陈宾,又向里面喊道,“姚知县、吴县丞,新知县来了。”

听门差这一喊,两个着官服的人很快就走到院子里来了。

“哎哟,陈知县,您终于来了,老夫恭候您多时了。”走在前面的那位长者拱手作揖,满怀热情。

“想必您就是姚知县了,久仰久仰!”陈宾拱手还礼,随留守知县进了衙御。

“在下正是姚某,老夫这几天盼星星盼月亮,总算把您盼来了。哦,这位是吴县丞。”姚知县介绍站在旁边的吴县丞。

“在下吴琛,见过陈知县,以后还请陈知县多多关照。”吴县丞施了礼。

“哪里,哪里,能和吴县丞共事,陈某三生有幸呀。”陈宾客套着。

“陈知县里面请。”留守知县边引领陈宾进了里门,边说,“卫知府叮嘱又

叮嘱,让在下一定要等陈大人到任后方可离开。今日陈大人终于上任了,在下总算可以卸下这副担子了,真是快哉快哉!”

留守知县和陈瑛寒暄了一阵,就把县衙的大印还有令箭、通牒之类的物件交给了陈瑛,接着移交了县衙的其他手续。

“姚大人离开古田要去哪里高就?”陈瑛问。

“哪儿还有什么高就?陈大人有所不知,在下只要能保住头上的顶戴花翎就算万幸,哪里还敢指望升迁?”留守知县说道。

“此话怎讲?”陈瑛不解,按照朝廷规定,一般朝廷命官在一个地方干满三年,只要不犯大错,回京复命多可升迁,姚知县何出此言?

姚知县也不瞒陈瑛,就告诉了他原委。

原来,在他之前的三任古田知县都因拖欠赋税被革职或被查办,姚知县在任这一届是拖欠得最少的,没被革职也没被查办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一来就是个下马威!前几任知县没一个不拖欠赋税的,没一个有好下场的,陈瑛来当这个知县会是什么结果呢?陈瑛不敢多想。他跟老知县对了一番账目,知道古田每年的税额为2.6万余两,前面三任知县年年征收不齐,光是康熙三十四年(1695年)到三十八年(1699年)四年时间就拖欠了1.2万两,缺额实在太大了。

刚刚安顿下来,陈瑛就给儿子写了封信,告诉家里他已经安全到达古田走马上任了。

陈瑛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,古田“处万山之中,舟车所不到”,在此偏远之地的好处是“无过客迎送之烦”,这正合了陈瑛的淡泊性情。除此以外,就是一大堆麻烦。摆在他面前最让他头痛的就是前任留下的欠账太多——1.2万两!“眼下接征,势难尽完。明年考成,必至代为受累”,自己一上任就有可能考核不合格,这让陈瑛甚为担心。在给儿子的信里,一向坚毅的陈瑛也不免对着儿子发上几句牢骚:“你父亲一生勤苦,好不容易考上进士得了个官职,偏偏又遇到古田这穷山恶水之地,真是如遇魔障,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?!”

他有些难过,有些抱怨。可静下心来想想,为什么要难过?为什么要抱怨?朝廷把你安排在这里不正是要考验你吗?考上功名都信誓旦旦要报效国家,难道把你分配到条件艰苦一点的地方你就退缩了?就畏惧了?就抱怨了?

那不是陈瑛的性格，壮志满怀的陈瑛是不会因此而气馁的。他怕家里为他担心，马上又对儿子说：“君子学有所成，以身许国。现在朝廷给你爹一个有土有民的地方，理应尽心竭力把这个地方治理好，岂能因为这个地方艰苦而烦恼、退缩？”“世人所说的好地方，不过是能多积金银财宝，让自己的家富起来。所谓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你爹我在一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断绝了这种想法，我是绝对不会搜刮民财以自肥的。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难事呢？爹将抱定一个宗旨：只让老百姓交上朝廷规定的正供，多一分钱也不收，凡是与此相违背的陈规陋习一概革除。”

这其实就是他的就职宣言，他没处可说，他不喜欢吹牛皮，不喜欢说大话，就只好在信里跟两个儿子说说，既是倾诉，又表明自己的心志。在儿子的面前，他总不能说这里太困难了，收不起税，要打道回府，这样他以后还能在儿子面前说得起话？

断不退缩，勇往直前！

可光有决心远远不够，赋税是个极为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。没钱，账面上严重亏空，陈瑛接手的就是个烂摊子、烫手的芋头，烂得放到手上就会化掉。完不成赋税官吏就没有薪俸，没有薪俸又有谁愿意当差？没人当差县衙就如同虚设。再退一步说，就算有人愿意当差，没有银子又怎么办得了差事？

银子，赋税，真让人头痛。

来的时候陈瑛还信誓旦旦，想着要如何为老百姓办几件好事，比方说修路、架桥、修水库什么的，要把收上来的赋税花在刀刃上，让老百姓过上好一点的日子。可是古田的现状太糟糕，县衙一分钱没有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自己的理想其实都是空想，自己能干什么？

到县衙的第二天，他把吴县丞叫过来，详细询问了古田的情况，全县到底多少人丁，每个人丁要纳多少人头税。

“全县5万人丁，每丁征银四钱七分。”

“耕地？”

“全县耕地6万亩。”

“田亩税？”

“每亩征银三钱六分。”

陈瑛好一阵没说话，在心里仔细盘算，一算，觉得这赋税也不高，就这两

项收入也远远超过了规定上交的定额呀，怎么会年年拖欠？年年交不起赋税？

陈瑛就问吴县丞怎么回事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。

吴县丞说：“陈大人您有所不知，古田这地方穷山恶水，尽出刁民，人们个个不愿意交税，官府年年收不到银子，日子难过呀！”

“哦？”陈瑛心里疑惑，穷山恶水听说了，刁民却没听说过。怎么一个县全都是刁民？全县都是刁民了，剩下的就只衙门里的人不是刁民了？这可能吗？陈瑛心里不相信，但初来乍到，话不能乱说，听着就是，也不多问，更不寻根问底，一切都要自己看看再说。

陈瑛让吴县丞先做三件事：第一，县衙立即开门，不能关着，关着还叫县衙吗？第二，把所有衙役都叫来县衙，要求全体差役各尽职守，照常办差，有差办差，无差就打扫院子，把办公场地打扫干净，再在衙御留守待命。并且宣布：自本官上任之日起，做好本分之事的方可领取俸银，做得不好的一律扣罚俸银。第三，立即清理县衙一切资产，核实入档，自即日起县衙一切开支必须经过他的审核方可生效。

第一天正式上任，陈瑛由吴县丞陪同到县衙的各个部门转了一圈，跟所有的差役见了面，进行了交流，一直忙到傍晚才结束。

陈瑛就住在县衙里面，这天傍晚，刚吃了晚饭，吴县丞领了一个人来了，这人叫张天龙，是古田第一大户。

“陈大人，这位是张大人，是本县第一大户，听说您来了，特意前来拜访您。”吴县丞介绍道。

“陈知县陈大人，张某听说您走马上任了，今日特登门拜访。”张天龙举手鞠躬，说道。

“幸会幸会，张大人请坐，来人，看茶。”陈瑛招呼张天龙坐下，一边喊林伯上茶，一边跟张天龙寒暄。

“张大人，本人初来乍到，对古田情况一无所知，以后还要请大人多多关照。”陈瑛说道。

“哪里哪里，只要用得着在下的，陈大人只管吩咐，在下一定尽力而为。”张天龙很是激动。

吴县丞见新知县跟张天龙谈得投机，就说有点事要处理，先告辞出去了。

陈瑛问了张天龙古田的一些基本情况，张天龙一一作答。

屋里就剩下宾主两人，张天龙从衣袖里掏出了一张银票，说道：“陈大人，在下来得匆忙，什么都没买，这点银子是在下的一点小意思，请您笑纳，不成敬意。”

“你……这怎么行？张大人，本官绝不可收你一两银钱，请你收回去。”陈瑛说道，把银票退给对方。

“陈大人，一点意思，不成敬意，您可一定得收下，算是在下来见大人的一点见面礼。”张天龙再三恳求陈瑛收下。

“谢谢张大人的好意，本官是绝对不会收的，你赶紧收回去，要不本官就交给县衙充公了。”

“不不不，知县大人，您初来乍到，兴许还不知道古田的一些规矩。以往每届知县上任，地方上的人总要孝敬孝敬，您可不能破了这个例。”

“哦？有这回事？那……那好，你等等，林伯，去把吴县丞叫来。”陈瑛边说边向屋里喊道。

“好嘞，我就去。”林伯答道，便跑了出去。

张天龙有些蒙，不知这新知县要干什么。

不一会吴县丞就进来了。

“知县大人，您叫在下？”吴县丞问。

宾主两人本来还在推让，见吴县丞来了，张天龙就收手了。

“没错，是本县叫你。是这样，本知县想当着您和张大人的面把话说清楚，张大人客气，非要送点什么东西给本官不可，但本官从踏上当官的这条路起就发了誓，绝不收他人一分一厘。本官从来说一不二，从今天起，本官就要兑现自己的承诺，张大人，请您理解。”陈瑛干脆把话说穿了。

“这……这，也没什么，知县大人真是大清官，在下佩服，佩服。既然知县大人这么清廉，在下要再固执己见就玷污了陈大人的一身清白。这样吧，明天在下请陈大人吃饭，为陈大人接风洗尘。陈大人，这个面子您可不能不给呀。”张天龙说道。

“免了，免了，一切都免了。您张大人今天来了就是给足了本官面子，您就别客气了。不瞒张大人，本官一不善交际，二不喜张扬，您的心意本官领了，饭就不吃了，啊？”陈瑛委婉地拒绝了对方。

“这……礼也不收，饭也不吃，陈大人真是少有的清官，让张某感动，敬

佩,敬仰!”张天龙点头称是,一脸的佩服。

陈瑛送走了张天龙,跟吴县丞交代了一番:以后凡有送礼的一律拒绝,怎么都退不掉的就给人家打个收条,一律上缴国库。

陈瑛很清楚,送走了张天龙,还会来一个王天龙、李天龙,只要自己在知县这个位置上,人家就可能会送银子,就会有人请他吃饭,这一切都是在所难免的。可他不能收任何人的钱财,也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吃请,所以一开始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:不贪一文,不受一贿,绝意逢迎,坚持直通!

陈瑛跟吴县丞说,也跟其他官员说:“取一钱与取千百金无异。”

这就是陈瑛做官的基本准则!

不收钱不收礼是律己,是为官必须要有的规矩。

可仅仅做到自己清廉还远远不够,重要的是怎么解决当下的问题,迫在眉睫的就是县衙就要揭不开锅了,怎么把税收上来?

陈瑛不只是问了吴县丞,也问了衙御里其他差役,个个都说县里最头痛的事就是收税。老百姓不愿交,衙御收不到银子,这已经成了铁定的事实。

问题出在哪里?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缴税?县衙又是怎么收这个税的?陈瑛想弄个明白。他不会因为吴县丞和县衙的差役说老百姓是刁民就怪罪老百姓,这中间一定有原因。

自己得下去看看。

这天,陈瑛要吴县丞安排一下,明天他要去下面的乡镇走走,了解了解古田的乡情民情。

吴县丞心想,新知县要到下面走走不过是跟以前的知县一样,无非就是走马观花,摆摆花架子,造个声势。既然是造声势干脆就把它造大,县衙没银子,就往下面摊派,叫几个乡绅大户先垫付,到时让新知县自己去还债。

吴县丞如此这般做了安排,第二天一早就去请陈瑛,没想到陈瑛已经出门了,吴县丞连陈瑛的影子都没看见,衙门里只留着仆人任重在给主人打扫院子。

“陈大人呢?”吴县丞问任重。

“陈大人去乡下了。怎么,吴大人您不知道?我们家老爷没告诉您?”任重故作惊讶地回道。

“没有呀,陈大人什么时候走的?怎么走的?去了什么地方?怎么没说一声就走了?”吴县丞问。